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侯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顔崇溈

謄録監生臣余清標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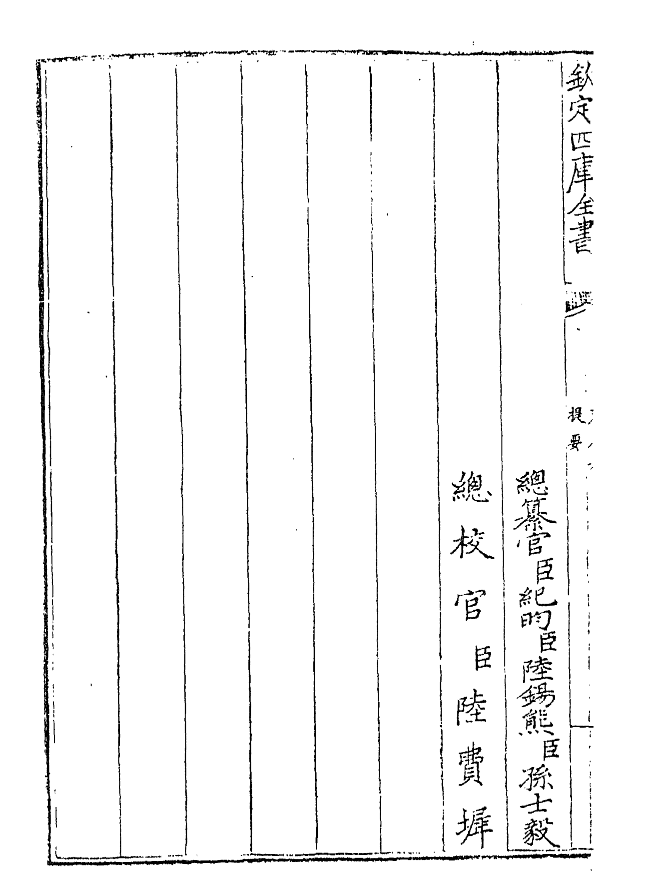
春秋考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考十六卷宋葉夢得撰是書於寧宗開禧中與春秋傳春秋讞同刻於南劒州元程端學作春秋三傳辨疑多引其說則當時猶有傳本自明以來藏書家皆不著録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以次

檢校尚可得什之八九今排比綴輯復勒成書其書大㫖在申明所以攻排三傳者寔本周之法度制作以為斷初非有所臆測于其間故所言皆論次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縱横而語有本原率皆典核陳振孫書録解題稱其辨定考究無不精詳殆不誣也原書前有統論其後乃列十二公逐條詮叙而不録經文今悉仍舊例其卷帙則約

畧篇頁輯為統論三卷隱公以下以次編為十三卷不復拘宋志三十卷之數據夢得自序稱自其讞推之知吾所正為不妄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擇為不誣而後可以觀吾傳然書録解題已先列傳次列考次列讞葢傳其大綱而考讞其發明之義䟽也今仍從陳氏之序次于傳後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考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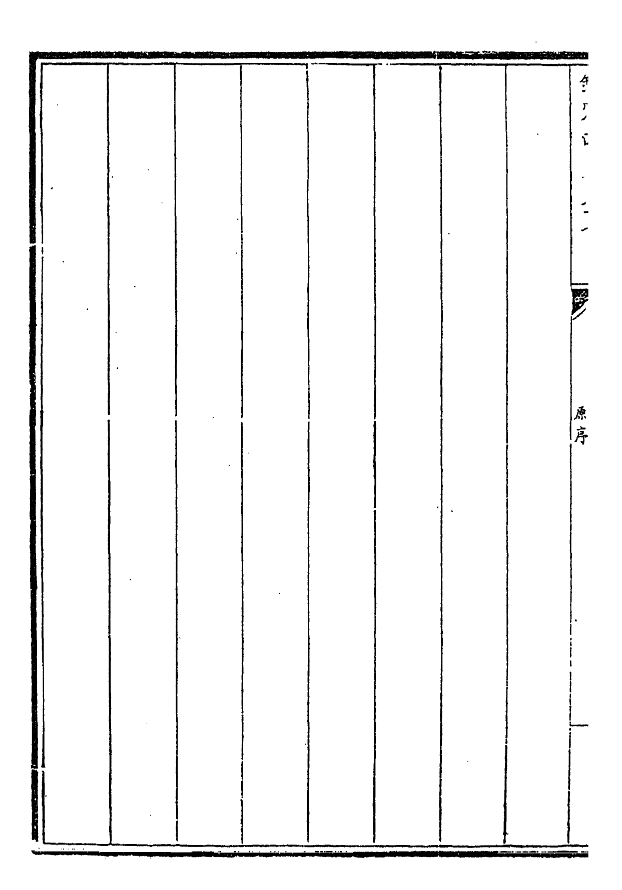
葉子曰吾為春秋讞是正三家之過亦略備矣古之君子不難于攻人之失而難于正己之是非葢得失相與為偶者也是非相與為反者也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而世之言經者或未有得而遽言其失莫知是而遽詆其非好惡予奪惟己之私終無以相勝徒紛然多門以亂學者之聽而經愈不明嘗聞之夫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君子之學必自聞見始聞見以多為貴必慎乎其所擇蓋雖孔子之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頌其德者亦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首故曰我欲觀夏道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子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如此則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至于論禮或曰吾聞諸老聃吾以是知學者求之不可不博而擇之不可不審也去古既

遠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典籍殘缺幾亡春秋立大法而遺萬世者也不知聖人之道孰與發其義不見先王之典籍孰與定其制當孔子時夏商之禮已無可據韓宣子適魯始見周禮盡在魯地他國蓋無有也至于論爵之辨孟子已不能得其詳甚有至于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非特文獻之無傳也故吾讀周官至五等諸侯封國之數大國次國小國之軍制與夫諸侯之邦交世相朝者喟然皆知其出于僭亂者之所為而上下數

千餘載之間卒未有辨者則居今之世而求古之道玆不亦甚難而不可忽歟雖然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六經之所傳百世之所記猶在吾所謂失者非茍去之也以其無當于義也葢有當之者焉吾所謂非者非臆排之也以其無驗于事也葢有驗之者焉則亦在夫擇焉而已乃復論次其求古而得之可信不疑者考三十卷吾豈好是多言也哉經之不明也久矣而說者汩之說者之無與正也久矣而昧于古者惑之世果無知經者歟

吾不得見也必將有與吾同者自其𦍑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非吾之言也葢皆聖人之道而先王之制吾亦可免于後世矣紹興八年正月旦序



春秋考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統論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則春秋魯史之名也然余考之國語司馬侯言羊舌肸習于春秋楚申叔言傅太子教之春秋則雖晉楚之史蓋亦名以春秋矣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天道所以生殺萬物

者春秋賞罰之法法天者也豈古之史既以是為名特魯能守之不易乎韓宣子聘魯稱見魯春秋而禮記載殺奚齊與昭公去夫人姓事皆曰魯春秋此非孔子所修也魯之有是名久矣故公羊穀梁或言以春秋為春秋或言不修春秋之類則孔子之作春秋亦史而已故其書之體皆與史同若乘與檮杌其義蓋不可盡考殆諸侯僭亂各私其好以變舊典歟如楚之君初未有謚號皆曰敖其後猶有稱堵敖郟敖者其君之名尚爾則

史可知矣
古之為書者皆有凡有目凡者其畧也目者其詳也其設官則尊者治其畧卑者治其詳故周官有官府之八職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法以治目未有一官而無副貳者也以大史小史推之大史言掌建邦之六典而小史言掌邦國之志則大史宜尊而治凡小史宜卑而治目二者更相備也故經者史所謂凡者也傳者史所謂目者也而學者多言春秋自為一經不期于傳而自

明豈有是哉且如公子翬實弑隱公而經不載翬弑趙盾非實弑君而經加之弑晉文公實召襄王而經言狩季孫意如實逐昭公而經言孫若不假之傳則其事何從而見以左氏考之若董狐書趙盾弑其君南史書崔杼弑其君孫林父言臣之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以禮記考之若言魯春秋晉里克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杜預又載汲冢周書魏史之文曰魯隱公及

郲莊公盟于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泂澤之類此猶可略見古史之體使古史之文皆止于此則事之詳後世烏得而聞乎吾以是知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則在史第未必為今之左氏爾公羊穀梁多言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此雖知凡目之辨而未知經史之别孟子言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褒貶之義在我而不廢其事與文則春秋此宗

下原本有闕文

專記其人之身雖有所縱失無傷于春秋也而公羊穀梁每為傳疑之說其亦不足以知經之旨矣

司馬遷言孔子厄陳蔡作春秋為公羊者證家語孔子厄陳蔡當哀六年而謂孔子嘗言晉文有霸心起于曹衛越王勾踐有霸心起于會稽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以為作春秋之意始于陳蔡至獲麟而遂為書此蓋成其作經在獲麟後之說晉文圖霸之心固已久矣曹衛乃其成事而謂霸心起于此不應疎謬乃爾豈孔子之言

哉而司馬遷之論亦未必有據學者自不必深考乃其為說則不可不辨戴宏為解疑論謂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且云孔子言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名有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之語嗟夫孰謂漢儒而無所忌憚敢至是乎至始隱公為穀梁者曰惠公之初平王猶賴晉鄭未甚衰弱末年陵替始極遂託始于隱夫幽王為犬戎所殺周不得保其王畿而東遷此不為衰

弱而區區依晉鄭以為强乎然此言猶不過鄙陋而已乃公羊家言張三世藉位于魯以託王義謂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故以哀定昭已與父時事為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為所傳聞之世遂謂諸侯不得改元隱公為受命王故得稱元年以所傳聞為治之始所聞為升平所見為太平其原皆自嚴彭祖顏安樂始雖未必全出公羊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公羊自為

此論而嚴顔傳于睦孟則其來葢有自矣為左氏者又曰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獨左氏有明文葢謂文十三年言士會之族處秦者為劉氏班固漢書亦證漢為堯後孔氏為左氏正義疑漢增此一言以媚于世凡此見兩漢諸儒之罪殆不勝誅尚何足與言經今讖緯諸書雖不傳而其言猶存世之好竒者或未免有所蔽故略為出之此豈直孟子所謂滛辭之所陷邪辭之所離者而已哉惟何休言十二公法天之大數適與

吾合吾非取于休取于經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此得之矣猶未盡也夫王政不行以褒貶代天子賞罰以為天子之事可也然諸侯有善惡固可代天子而行天子有善惡則孰當代而行之乎春秋有貶諸侯而去王者矣諸侯而無王則王之所絕也然則春秋益天事非止天子之事也故以名取于舊史之文雖同以義取于春秋之意則異凡春秋所書皆天之所為云爾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歷一時無事則書首

月以見時歷一月無事則各于有事之月以見時此雖損益舊文正春秋之所以為天事者也而公羊穀梁皆以為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若是其淺哉帝王法天之事無不以十二為節葢周之為十有二次運之為十有二辰别之為十有二月皆天之所以為天而成一歳者也王者旣曰天王矣則無往而不法天故冕十有二旒服十有二章圭十有二寸食十有二鼎分天下為十有二州而十有二歳一廵守而立于天下小而服食

器用無不取則不如是不足為天王魯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古之人葢有知之者矣周公制禮以天地四時名官而六官之屬各六十以當期之日亦曰周禮者王政之所由出而王之所以法天者在是也然則春秋作于詩亡而斷自隱公始至于哀公而備十有二公之數其亦以代天賞罰而取其節者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而序詩者言變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今變風止乎陳靈公在魯宣公之末後春秋百六十餘年二雅止于幽王前春秋四十餘年王者之迹與王者之澤異迹者其政也以二雅言也澤者其化也以國風言也平王之後黍離降于國風所謂詩亡者非無詩無王詩也因緣及于陳靈公之世葢文武之化猶有存乎人心者至靈公而後絶則春秋之作其以幽王之後平王之初二雅絶而無王詩乎然隱公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其在詩亡平王之初則惠公其人也春秋不始于

惠公而始于隱公吾然後知均為平王畧惠公而始隱公正以足十二公之數以備天道云爾葢春秋之義不在惠公與隱公則不嫌于去彼而就此是說也何休徹得之故言春秋據哀録隱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然以所見所聞所傳聞為辨則去之又遠矣故非深明帝王之道而知其所以為天子者未足與議此也

春秋諱國惡歟曰然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歟曰不然春秋公天下信後世之書也所以公天下信後

世者為其善惡不敢秋毫加損益于其間也今尊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尊也親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親也賢者有罪諱而遷其辭曰是吾賢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魯君曰孰非吾尊且親而列國之中亦何時而無賢春秋將遷其辭之不暇其所以為公且信者將安施乎然而吾魯臣也其所為魯史也昔者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以為無君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以為無父君與父吾之

所獨非夫人而可同也知為己而不知物則吾之君亦人之君謂之吾君可乎知為人而不知己則吾之父亦人之父謂之吾父可乎古之為臣與子者喪其君與父斬衰三年雖母猶厭而為朞是君與父天下所不得同者也墨者夷之葬其親厚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以為賤其親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今春秋書魯事未嘗與列國等列國不書即位魯書即位列國不卒葬夫人魯卒葬夫人列國不卒大夫魯卒大

夫列國女嫁為夫人不書歸魯內女嫁為夫人書歸列國戰書敗績魯不書敗績〈桼莊公九年戰于乾時未嘗不書敗績此失考〉列國公與微者會皆書爵魯與微者會非內志不書公如是之類曰內辭焉雖周不得同則夫國有惡如他國焉而直書之春秋亦有二本乎莊子曰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以其出于情者異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為其責于恩者殊也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故陳司敗嘗問于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于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故記言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由是言之春秋之義蓋亦可見矣以為吾之父非人之父也則有美焉有惡焉稱其美不稱其惡所以别乎人之子吾之君非人

之君也則有美焉有惡焉亦稱其美不稱其惡所以别乎人之臣也乃春秋將以公天下則有不得而私將以信後世則有不得而誣故其小惡雖愆于禮義而未絶于王法則著其實而使自見如夫人如齊九月用郊之類是也其大惡王法所誅絶不可通于天下則微其辭而徐見之桓無王定無正月之類是也雖隱其迹而使人徐察焉終不没其實葢不敢廢其為公也不敢棄其為信也是以隱弑不書而不得葬與列國之君弑而不

葬者同謂之非弑可乎滅國不書而滅項不見公與列國之滅國而書者同謂之無滅可乎故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不畏其有黨而能為法受其過則其為公天下信後世者孔子固自有以處之矣此其所以為春秋者也

或問内大惡諱小惡不書春秋之義則固然矣大惡雖諱必婉其辭而微見之所以申臣子之道而不失其為勸懲者也小惡不書則遂沒而不見乎亦各于義而已

矣夫人孰無過雖湯不貴無過而貴于改過不吝顏子不貴無過而貴于不貳過所謂小惡者謂其不干于法不害于教没之不為縱失有罪者也縱有罪于義為輕内其君于義為重則没之可也魯之小過没而不書者吾不得而知矣乃子般弒而季友出奔内無與主而致季友不敢保其身則莊公之為也始即位既不能强而自立以修其國政又不能弱而朝霸主以幸苟容至于欲討而後見之則文公之為也故季友出奔文公如晉

皆沒而不書然季友歸而魯復存則季友之功不可不錄故復見季子來歸晉為霸主受公朝而以大夫為盟則晉侯之罪不可不正故復見及處父盟見季子歸則知其嘗出而不書者全其美也見處父盟則知公嘗朝而不書者殺其恥也此春秋之微也

春秋內事有諱而不書者有略而不書者諱而不書者所以隱國惡略而不書者所以顯民志國惡之隱所見多矣民志之顯未有能明之者子般見弒季友嘗奔于

陳矣不書其出略也至其盟而復國也則書季子來歸夫豈有無出而歸者乎季子者國之所恃以存亡者也季子在則國可存季子出則國必亡故不書其出所以見魯人繾綣不忍使去而欲其留也桓公薨文姜嘗孫于齊矣不書其歸略也至其入而復見也則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豈有既孫而復在者乎文姜者舉國之所惡也存之不能討其罪而逐之所以遠其惡故不書其歸所以見魯人厭鄙無所容而欲其去也一隱一

顯之間不待加之辭而國人之情昭然著見于千載之下若生乎其時而聞其言者非聖人莫能為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于禮義國之所以為國者亦莫大于禮義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夫惟智足以擇是非然後義足以辨羞惡使是非不明于中不惟無恥之恥不能知羞惡正使羞非其所羞惡非其所惡亦何取于義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夫子之為是言為桓魋也魋之過何累于牛雖無兄弟庸何傷乎子產為丘賦而國人謗之子產不改以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為證子產之言則是矣而謂丘賦為善其是非猶未擇也是非之難明惟春秋為能詳故有内諱以救恥者雖與微者盟猶不以見有當諱而不諱者雖君臣俱辱于大國猶正其辭而不少隱沙隨之會郤犫取貨于叔孫僑如訴成公于晉侯不得見而執季孫行父于苕丘平丘之會十三國

並集王人在焉而昭公以邾莒蠻夷之訴辭不得盟皆執其大夫自人言之國之大恥也而春秋書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由是言之禮義可不明哉如是而後弑而曰薨奔而曰孫殺大夫而言刺被侵伐而言鄙者君子可以深恥矣

春秋立天下之常道以垂萬世者也或者以為亦有從權者焉非也今天下之所以能立者為其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行之以禮樂政刑持之以綱紀文章者也湯武非不仁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終不以桀紂而易天下之君臣也衛輒受命于靈公而有其國者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終不以輒而亂天下之父子也何者權者有時而行而常者萬

世不可改者也雖大聖人豈以一時之宜而廢萬世之正乎春秋之時三綱亡五常絶凡天下之所以立者無一而不壞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明王不作既無與出而治之者孔子方將以空言撥其亂而反其正舉其所謂常而不可改者揭而示之天下使昭然如日月之不可掩其明屹然如山岳之不可易其位幾何而不正乎若是而通其權是以亂濟亂也故曰春秋無權道此其說葢起公羊以祭仲出鄭忽為知權而春秋賢之者也

故謂權者反于經而後有善學者雖知其失而斥之然終不能不以吾聖人言之近似者而惑之也夫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固言之矣此豈舍常而用權者哉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道固有常變惟明道者雖守其常而變自存乎其間此君子之所謂權者也世之知常而不知變知變而不知常者皆分乎道而各蔽于一偏則孟子所謂執一而

賊道者是也惡覩夫權而議之哉是故春秋朝聘盟會非無善也以為諸侯不得擅相見則未有異文而與之以禮者也戰伐圍取非無功也以為諸侯不得擅相討則未有異文而與之以義者也以類而求凡王法之所不得為者其辭未嘗不一施之焉乃若華元不終于戰而與楚平不可謂不賢而人其變命者不能免也趙盾不終于納捷菑而還不可謂不正而人其專君者不能恕也里克志于立嫡而奚齊之死不得逃于弑趙鞅力

于去惡而晉陽之入不得别于叛若是之類雖欲秋毫假之無自而通焉然而等于盟也召陵之役孰不知其仁均于戰也城濮之勝孰不知其義華元可抑而不可廢其平趙鞅可退而不可奪其正則明乎道者固有以處之矣乃孔子則不以是立法也法者可以常立不可以變見者也公羊蓋亦微得于此故常為實與文不與之論幾若近之惟不盡達乎道是以施之每不當其所故若以夏徵舒人楚而謂之貶專討以宋仲幾人晉而

謂之不與專執烏在其為文實之辨歟或曰春秋無權道則然矣若有所謂出乎禮之變與禮之正未嘗不該焉庸非權乎曰非也公羊固云權也反經而後有善是舍常而從變分而為兩之言也聖人之權則異乎是所以著乎禮者固有定制矣而有出于禮之不及備者焉為其不可廢也而以義起之則庶子得為母築宮祭以公子不幸不及其身而至于孫亦從而祭考仲子之宮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禮也所以著乎法者固有定數

矣而有出于法之所不及該者焉為其不可已也而以情通之則大夫卒于祭所既不可用樂又不可廢祭姑去樂而存祭叔弓卒而去樂卒事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法也諸侯以時朝王于方岳正也有不及時而不至于方岳者不可以非其地而不朝也則朝于王所者有之僖公是也非權也亦所以為尊王也諸侯繼世踰年而即位正也有不及年喪至而得立者不可以過時而不即位也則既殯五日而即位者有之矣定公是也非

權也亦所以為定位也若是者其何廢于常乎乃築王姬之館可辭而不辭以是為禮則凡在喪者皆可得主婚矣是謂變禮者也知築宮可祭而因為之獻六羽以是為樂則夫人之廟皆可得用舞矣是謂易樂者也古者諸侯變禮易樂其君流尚何權之云乎此春秋之所以為誅也知此而後知春秋之不用權矣

孔子孟子俱欲以王道援天下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而其行之則不同孔子欲道其常以垂萬世孟子欲乘

其變以救一時故孔子之言得天下未嘗不在舜與文王而孟子之説諸侯一以湯武學者固疑之矣不知孟子于孔子蓋相與為終始非深知春秋之義者不能成孔子之志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孔子之志雖武王且有所不足必至于舜文而後可矣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使孔子而得志必將參三王之文質終之以為舜在齊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蓋有當于其心

也無已則文王焉所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固自任之矣至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謂之至德此所以立萬世之常法君君臣臣雖極天下之亂盡人道之變終不可易此其著之春秋者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其節如是之緩其效如是之遲而孔子終卒老于行而不悔及其病且死則喟然傷之曰明王不作而

天下莫能宗予不知孔子之意以世無賢君不得有天下如舜耶抑抱其可以為王之道不得尺地而行之如文王耶不可知也原孔子之道不自為舜文王則輔其君使為舜文王而已乃孟子則不然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環轍于天下而告其君者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不待大至于湯放桀武王伐紂則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甚矣孟子之危言自孔子言之幾若氷炭

之不相侔使天下後世不幸真有如桀紂之君在上孔子或自有其位或佐其君將拱手坐視而弗顧耶抑有不得已而權以濟之耶然而諸侯之不專伐春秋之道也陳恒弒其君則孔子沐浴告哀公而請討是諸侯可得而伐也人臣之死職春秋之義也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以為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管仲之力而與其仁是人臣可得而廢其職也由是言之使孔子而處道之變必有為之所者矣要不可遽言而

立法也其所以為萬世之訓也姑正其常而已惟孟子之學足以見孔子之心故其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固以天子之事著之春秋雖亂臣賊子聞之而無不懼吾豈復更加毫末于其間哉乃其救民于水火極民于塗炭使天下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者則孟子之心亦孔子之心也故取邑取附庸春秋之所禁也而孟子則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所惡也而孟子則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諸侯不得專

殺大夫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見可殺然後殺之新作南門且不可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凡此皆非有異乎春秋充孟子之志諸侯誠有湯武者作發政施仁推其澤于天下兼弱攻昧正有罪而誅之使天下皆為堯舜之民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雖使之坐明堂而朝諸侯春秋之所期亦不過如是焉是亦春秋而已矣故惟孟子為善學春秋

春秋有可以事見者求以事事不可見而可以例見者

求以例事與例義在其中矣有事與例俱不可見而義獨可推者求以義義者理之所在也有事與例與義俱不可見而意可通者求以意意者人情之所同也莫易乎事莫難乎意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以例推之許男之卒師猶未還當書卒于師而不言師宣九年九月書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以例推之

晉侯之卒尚在扈則當書卒于會而不言會此事不可見而又與例違求其義則褒貶無預焉而左氏解許男乃為卒于師而晉侯不為説固不知經也穀梁以許男為内桓師凡推齊侯每異于他諸侯者公羊穀梁之意非春秋之旨也桓師非湯武之兵何内之有公羊解晉侯以扈為晉邑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自公羊之誤若為其在會則自當言會不當言地穀梁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境也則穀梁葢不別卒于會卒于外之辨其

陋與左氏言許男同矣此皆不得其事與例而强以義求之之過也若以意推之則許男雖從伐楚之師而以疾先歸卒于國中安得不以常例書卒乎不言先歸但以卒見可知其在國中也晉侯雖會于扈而中隔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則會扈之諸侯已散晉侯以疾獨留而卒則安得不以常例書地乎不言其留但以地見可知其非會也此亦孟子論詩所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學春秋而至是然後能出傳註之外而察千載之上如

在其目前也

人之常情有出于自然而不可已者善者人之所共好也見有善焉其推之惟恐其不至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猶有見于手足以舞蹈者矣不善者人之所共惡也見不善焉其絕之惟恐其不急也故曰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若是者非吾故欲為是別也其出于情者莫知其所由然而然也故春秋之辭

有繁者焉有約者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焉公羊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以經考之會王世子既見首止矣俄而復曰諸侯盟于首止會宰周公既見葵丘矣俄而復曰盟于葵丘一地而再見非止此也宋之盟平丘之會亦然首止所以定世子葵丘所以明王禁宋以弭諸侯之兵而平丘以申天子之制皆君子所謂善焉而不能已者也溴梁之盟大夫固有名矣略而纍之曰大夫盟而不目其人也緣陵

之城諸侯固有列矣略而緫之曰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也非止此也兩盟于扈一會于扈亦然溴梁大夫之專命也緣陵諸侯之有闕扈會諸侯之無能為也前扈大夫而專廢置後扈諸侯不能討簒弑皆君子所謂不善焉而不欲道者也是君子所以善善而惡惡者也雖然皆繁也亦有不正其所為而示之以緩而不切之辭者焉霸主執諸侯以歸京師當其罪曰歸于不當其罪則曰歸之于故凡辭間有之于者皆謬悠而不正其

所為者也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何其文之衍也皆約也亦有微而不敢盡示之以特異之辭者焉偏戰皆書某師及某師戰于某某師敗績而內辭不言敗直曰及某師戰于某故凡有不得盡其辭與不必盡者皆直書而不備也若天王崩王室亂之類何其文之約也惟善學者不但知言必知其所以言故曰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而況春秋之言乎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人之美則天下

皆可使為善而無不與之遷善也不成人之惡則天下可使皆不為不善而無不與之改過也其于事君亦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懼其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則見一善焉必推之于己惟恐其不專以為非君莫能為也故曰將順其美懼其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畏也則見一不善焉必分之于人惟恐其不遠以為非君所敢為而人為之也故曰匡救其惡春秋内事凡與外諸侯連者苟王法之所禁雖有以為功者皆與諸侯列而序之

曰是惡也衆人之所為也分之于衆而不獨責于己則知己不可有是過而不為也盟會征伐之類或言公會或言公及或沒公而不見或略公而不序是也至于城楚丘釋宋公朝王所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諸侯皆預焉而獨以内為文曰是美也吾君之所能為也專之于己而不兼取于人則知獨有是之為美而惟恐人之先己而力為也夫然豈獨萬世之為君者皆思慕善而畏惡哉抑凡為人臣者皆將以是為心則其君孰不皆

至于善此為君之道而事君之法也

春秋無虛加之道此固然矣亦有義之所在而為之變辭者必有見焉然後著之未嘗茍也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邑也邑不言滅下陽虞虢之塞邑下陽滅則虞亦滅矣以其後見執虞公知虞國之前亡是故可以非滅而言滅也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無弒君之實坐不嘗藥而同之弒也以其後見葬許悼公知賊不討而得葬故可以非弒而言弒也此春秋之微不可不察也公羊

雖知無虛加之道責文公以喪娶至于天王敗績于貿戎曰孰敗之晉也以為尊者諱敵不諱敗與穀梁以戎伐凡伯為衛者同夫如是縱失晉無王之罪而加戎以亂華之咎未聞春秋善善惡惡而如是者也大抵公羊穀梁多主諱而不達經旨如無駭滅極為諱內大惡而言入宋公入曹為諱滅同姓而言以歸之類凡此皆不疑于虛加而獨疑于喪娶而不知其說也

春秋考卷一

春秋考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統論

君子之學必慎其所傳所傳不正而妄以為正固非矣所傳正而施之不得其正其為不正亦均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固未嘗不與人言也然而有可得聞有不可

得而聞者焉使弟子皆若顏子終日言而不違則言且無所不說矣其有不得其正者乎乃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子路嘗聞是言矣而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者非子路之所得知也則雖欲施之而無所取其正焉三家言經其以為凡例者固不能盡合然未必所傳不出于聖人惟不盡得其所聞是以所施非所傳而每失之也穀梁曰凡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是夫子之言也而施之于宋襄公泓之役

以為文王之戰無以加則非也襄公無取霸之道而矯

一日之事以幸得志而喪其身安得秪以書春書月書

朔書日之繁者而遂以為正乎穀梁曰諱莫如深深則

隱茍有所見莫如深也是夫子之言也而施之于公子

慶父如齊以為奔而諱言如則非也閔公之弑慶父之

惡再見矣尚不諱言奔莒此其為惡未甚于前安得遽

諱乎甚矣春秋之難明所以屢傳而愈失也

三代用正雖各不同其四時之序但以月次之而已至

于行事所當辨者則未嘗不以夏時爲正周官太宰以正月之吉垂治象而小宰又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正月周之正月也正歲夏之正月也則當時象法所頒固自並行而不相廢故凡禴祠烝嘗之見於祭蒐苗獮狩之見于田下至于獸人言四時之獻疾醫言四時之疾之類皆從其正時以爲名特春秋易之爾左氏記時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爲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春

傳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記于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于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于夏正葢既以正歲爲歲始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但不知先王協時月正日以重正朔之禁而羲和以廢時亂日得罪者如何施之爾非特史書云然也詩七月六月四月十月之交皆是夏正至七月言周正則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而已然則春秋所以易之者葢

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然言之不正孔子亦知之故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則春秋所書為不得已杜預不知舊史之文解左氏長曆為秋取冬告穀鄧朝為春來夏朝申生為冬殺春告卓荀息為冬殺春赴皆附會之妄非經之正

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先鄭讀正為句而記故書正為政則讀為掌冰政而析歲十二月為句當從故書以是考之則周紀歲首雖以建子為

正月之吉至其行事自以夏時序月兩者自不相妨也詩十月之交言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為夏之八月夏之八月與他月等何醜之有此亦夏之十月也蓋純陰用事之月陽不能勝故以為醜爾以六月四月詩參之可知也三家皆不了春秋用周正之義故隨經為說三正迭用無一不自相伐桓八年春正月已卯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為得時矣則穀梁解經用夏時也故夏五月丁

丑烝亦再見日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至十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下書齊侯禄父卒在冬十二月穀梁之意以嘗屬御廩災之後猶為八月不悟周之八月為夏之六月亦以為得時故但以為志不敬而已然于春正月公狩于郎明言冬日狩而不譏其失時正月無冰以為時燠若此之類則又疑其用周時公羊于正月烝列四時之祭名而曰常事不書譏亟也以常事起問蓋以為得時春公狩于郎亦以為常事譏遠則是用

周時也然至于八月嘗亦曰常事不書譏嘗也則又與穀梁同左氏于冬城向冬城諸及防之類皆以為時春新延廐春新作南門之類皆以為不時周之冬夏之秋也安得為時周之春夏之冬也安得為不時則左氏亦是用夏正至三月大雨霖以震言書始春正月公狩于郎言書時與記春正月日南至之類則又用周時王法之大莫先于正朔正朔之辨莫顯于四時而三家顛倒錯繆皆爾殆不可曉也

周官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于治典言經教典言安禮典言和政典言平刑典言詰事典言富其為之必有其目矣正月之吉既垂其法于象魏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者牧監以統之于上參為三卿伍為伍大夫殷為衆士輔為府人以共行之于下此諸侯所以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而無變節易度以稱亂于四方者也非特周公六然方舜之時固已日象以典刑而五子之

歌言禹之德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湯誥曰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成王命君陳亦曰爾克敬典在德三代相承蓋皆有所沿襲是以胤征言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大司馬之所治也周衰周公之法寖廢穆王耄荒命呂侯訓夏贖刑則伯夷降典載于司寇者已不能行矣至厲王無道周室大壞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詩人傷之託于商以為刺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然則所謂儀式

刑文王之典者尚安有哉單襄公過陳而不為禮歸告于王或徵之周制或徵之周之秩官此其禮典之在邦國者也秦襄公之興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而詩蒹葭刺其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慶父之難齊小白使仲孫湫來省難問魯可取曰猶秉周禮未可動當是時天下猶知周禮之為重如此然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始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晉為霸主自唐叔以來宜有傳者

而韓宣子已不及見則諸侯孰有能守之者乎葢自小白稱霸天下所宗者皆霸主之令王政已不能盡行而晉文公之後世所共守者惟文襄之命文公初納王尚自請隧以干王章何暇能正諸侯抑孟子言周室爵禄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今周官司禄諸亡篇是也須句之滅成風猶能為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為周禮而襄王避子頽之難出居于鄭卜偃勸晉文公以為周禮未改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為天下者甚大

焉今之周禮葢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

學春秋者不可不先學禮然先王之禮殘缺雖周禮不免有變亂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正不特司禄諸職亡而已葢又有附益之以便其私者大司徒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且自商以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周反商政未之有革也烏覩所謂五者哉王制曰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此與商制正合典命諸侯之五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以及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視其命數以為節則亦三而已是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皆取其十之一孟子亦以周公之封為儉于百里而子産謂列國之地一同然則百里而上非諸侯之僭而附益之乎先鄭釋王制强謂商土尚狹因夏爵為三等

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增為五等不知其何據而于周官則以為公食其半侯伯子男食三與四之一謂其餘皆附庸以論語顓臾在邦域之中為證後鄭復謂公無附庸魯以王子母弟得同公國故頌以為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夫所謂邦域之中者正侯伯所統之屬魯侯伯也安得為其國之封哉其曰公無附庸侯伯而下有附庸亦皆意之正使諸男之國誠百里而更受三同之地以為附庸其輕重不亦倒置乎是封國之制不可據也大

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所謂大國次國小國者宜以公與侯伯子男為辨也夫為軍所以征伐諸侯既不得專征必待賜鈇鉞為牧而後得征則侯與伯而不為牧者且不得有軍況子男哉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此言猶見先王之遺制故魯作三軍舍中軍見譏而鄭氏乃妄引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與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以
實其言不知此皆周之末造蓋自晉文公為三軍又避
天子六軍而為三行季氏復僭三軍則其餘諸國可知
是亦增周禮以為之文則軍制不足據也夫禮制孰大
于封國與軍制而變亂若此周禮豈全經乎禮記非孔
子之書蓋西漢諸儒雜記所聞不專主周禮兼取虞夏
商制相參戴氏以類次之其言尤厖亂往往反取春秋
為辭而誤其本意如謂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以霸主之令而更周公六年五服一
朝之數謂諸侯卒春秋皆書名為不生名之說則出奔
名者曰失地名衛文公滅邢名者曰滅同姓名皆與經
意相戾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約信
曰誓莅牲曰盟皆不知其為僭則其他可知惟儀禮尚
見周公盛時之制而天子之禮多亡則後世欲盡學禮
者固難矣然禮失求諸野失官學在四夷古之君子不
幸不得見先王之成法非特今也而苟可得其故者雖

野與四夷尚且求之而況其遺書乎則是三書雖不可盡考苟能明堯舜三代之道與周公孔子治天下之法則舍是復何所取乎亦在慎擇之而已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商道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必有如孔子之用心者而後可與言觀三書矣

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知禮者之言嘗聞乎春秋而不究其說者也天子

不言出非以天王出居于鄭歟出之為言所以辨內外也天子以天下為家雖無往而非內然自千里之畿言之則凡至于諸侯之國者皆出也故巡守言出則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征伐言出則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于所征之地天子何嘗不言出乎雖出而不害其言居所以正襄王不得于母弟而失位者不在是也則謂天子不言出者非春秋之意也諸侯不生名非以諸侯必赴而後見名歟夫

名者諱之道也古者生死皆不諱至周而後諱諱死不諱生然必待卒哭而後諱焉不忍遽死其親也猶曰廟中不諱臨文不諱楚公子圍即位使赴于鄭鄭人問應為後之辭伍舉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則諸侯即位之初即以名告矣故其死也亦必以名赴所以正其死者之名為誰也諸侯何嘗不生名乎春秋諸侯無生以名見者在内則臣子之辭在外者義不在名故惟衛燬楚虔貶而後加之爾若滅國君死固以無嫌而不名焉則謂

諸侯不生名者非春秋之義也諸侯失地名非以出奔者皆名歟夫出奔而名非以其奔而罪之也諸侯失位必有追逐簒奪之國者則内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何以别乎凡奔而見經者皆録其赴告之辭彼亦將使諸侯曉然皆知君者之為何人出者之為何君而不得不以其名來告史從而録之衛鄭出而叔武攝自不當為君故鄭不名非以是為美也則失地名者非春秋之義也諸侯滅同姓名非以衛文公滅邢書名歟諸

侯之滅同姓固罪矣然諸侯族姓之別天下孰不知之苟有滅焉固不待貶絶而自見也衛燬之名葢以誘國子而殺之非名無以重其滅之罪故楚虔以誘殺蔡世子名衛燬以誘滅邢名其罪一也果以滅邢為貶楚滅夔齊滅萊何為而不名乎則滅同姓名非春秋之義也凡此者皆經之微漢初諸儒但竊其文而不知其義故妄意其或然而為之辭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經也

凡諸侯皆稱公武成言列爵惟五謂公侯伯子男也夘

土惟三謂大國次國小國也自商以來以是為辨孟子論周室班爵禄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天子之制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以王制考之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言與孟子正合然周

官典命子男同五命侯伯同七命公九命而封國之制諸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則周制公當一位侯伯當一位子男當一位皆三等封國之制諸侯益其籍可矣而典命之數則不可易豈孟子或誤而漢儒因之從以為王制歟其言天子三公之田視公卿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亦因王制而為之別也乃春秋時五等諸侯但分為兩等而已左氏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盖以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未知其孰始也寰內諸侯則公為一等侯伯為一等子男為一等凡三等故見于經者惟公與伯與子而侯與男則略之故無聞焉此乃典命所別正為王國之制也

魯侯爵也十有二公皆稱公五等諸侯卒言爵其葬皆稱公學者多以周衰諸侯强死皆不請謚于天子而僭公孔子從而録之以見譏非也公者五等諸侯臣子之通稱也古者言君臣之辨惟王公大夫士四等而已公

以包侯伯子男大夫以包公卿周公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鄭氏稱王公為天子諸侯葢均有南面之尊所以謂之坐也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言自諸侯可以為王孟子言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為王公之尊賢所謂王公者如此故傳說言立后王君公申無宇言人有十等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非特此也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則禮固通以諸侯為公矣葢禮有當别而為辨者有可合而

為同者五等諸侯宮室車旗衣服之制此當别而為辨者也故視其命數者各不同春秋于盟會征伐各以爵見不敢不謹也至廟通為五廟樂通用軒縣之類是合而為同者不害其相通故春秋于謚葬之終從其主人者不得易也葬者主人之辭也若以為因其僭而録之以著其罪則吳楚之僭王何不録而獨不書葬乎朝覲會同皆見于廟蓋推本祖考不敢自享其禮之意凡諸侯之有罪或畏而不敢朝其有疑而懟于王者或

懟之者在此而被懟者在彼皆不可得而遽治所主者尊天子之禮而已故無所用盟會同或和其乖爭或討其叛亂或施其政令使各協心而竭其力以人事不足盡則要之于神故有盟會天子不時見諸侯之禮也雖諸侯且不得自相會而況會戎乎舜典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唐虞制也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周制也唐虞分天下為五服包王畿甸服在其間畿内諸侯皆王之公卿大夫朝夕

與王左右者其朝不以年則實朝者四服而已侯服朝一年綏服朝二年要服朝三年荒服朝四年故五年而王廵守則通五載之間王之廵守者一羣后之朝者四所謂羣后四朝也周分天下為九畿亦曰九服而王畿千里不在其間以六年數五朝則侯服歲一朝甸服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朝采服四歲一朝衛服五歲一朝然而周官大行人又有要服六歲一見之禮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不在歲朝之列若是則六年當

六朝又六年王乃時廵則廵守當在十二年亦與大行人異葢周增立九服九州之外三服不預歲朝其實六服之閒荒服亦不一以中國諸侯待之則可以預朝者五服而已故書周官先言六服承德後言五服一朝六服可言吾德之所被不可言彼之能朝則五服以次朝五年其六年合五服之諸侯皆朝于王此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又六年五服各朝五年其六年王不廵守則諸侯盡朝王國此周禮所謂殷見曰同者也若是則

巡守在十二年之内以六年王乃時巡推之可以知前言六年五服一朝者其一年為時見之會大行人但總計六服來朝之節故不及時會大宗伯總計朝覲宗遇之外復有會同二禮故不及五服其為職者不同故也先儒解時見曰會以謂來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因其朝覲為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以征伐之事引左氏有事而會為證此惑于時見之名而不知以書周官參考夫有事而會豈周家平之常制哉大抵先王之見諸

侯者六其四為以時見王之常朝其二為非時見王之間朝常朝在廟中而不盟間朝在國外而覲禮之末别出諸侯見于天子為宫壇者是也常朝但各以其方講禮而已間朝則合諸侯而討其功罪諸侯之有不和者亦因是愬于王小者則盟之大者則正以九伐之法所謂刑法之辟攻伐之兵征討之備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如祭公謀父所言者也故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夫天下亦大矣每一有不然則合諸侯以為之不亦大勞矣

乎必有大不庭不虞不可以待者然後以非時合諸侯而不以為常此所以通謂之時見猶之言時聘者先儒但聞其說而不知其為六年之節所以誤也十二年而時廵然有不能廵者則諸侯亦當合而見王于國外而盟覲禮之所載者時會之事而廵守之事非所著然以書與周禮儀禮兼求之其大約不過如此凡春秋所言朝會與盟皆非此制也

盟非先王之正禮也故朝覲宗遇諸侯以四時見王于

廟者皆無盟然自堯舜以來未有能廢之者也書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葢古之治民不獨要以人事凡山川百神與宗廟事其祖考者歲無不有禱祠祭祀以示其敬故人事所不能盡者亦必期之神諸侯有非時而來朝者曰會十有二歲王不時巡率諸侯而來朝者曰同二者非朝之常禮則為之築宫為壇于國外設方明而祀之謂之盟非時而來朝者必有不協而請之王也則為之盟以信之王不時巡而朝諸

侯者必有戒之事而使守也則為之盟以一之其設官曰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約之載而大司寇莅焉大約書之宗彝小約書之丹圖此其細者也若其大者則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凡殺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會也歃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者盟也然是非天子不可行天子者百神之所主而天下之所聽焉者也安有諸侯而可主神者乎諸侯而有盟皆僣也春秋之初隱公之罪首見于郲儀父葢無國而不然至齊小

曰霸諸侯始從而受盟春秋以為王法不行于天下猶有鬼神焉使知所事而甘心其于弭亂息爭而驅之善猶以為愈故鄭伯逃盟不免于誅如是猶有口血未乾而渝之者況并其神而欺之乎故盟之罪既書于春秋固不可逃而所為盟者猶不盡廢也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會及盟于平丘齊侯鄭伯盟于鹹亦徵會于衛遂盟于沙則霸主與大國之會與盟未

有不先令之或求而與為期者故晉為鄭服欲修好于吳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楚人因鄭許之朝止之以求諸侯使椒舉致辭于晉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此求盟之辭也春秋詳內故凡書公會某盟于某者皆彼求而我會之以外為主也書公及某盟于某

者皆我求而及彼以我為主也若適盟者皆外盟彼我皆無與焉以告則書爾故會而盟者猶言某會某伐某及而盟者猶言某師及某師戰于某云爾來盟者彼請之莅盟者我從之皆以一國言亦若是而已

周制諸侯之盟書皆登于天府而藏其貳于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齊師伐我展喜犒師言成王賜周公太公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以為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者是也踐土之盟蔡將先衛祝佗記其載書衛武蔡甲

午以為藏在盟府此皆文公之霸猶能舉舊禮而行之則先王典法雖春秋僭亂之世或廢或存亦未必其皆棄也

會同之禮見于覲禮者最詳亦通謂之覲所謂為宮與壇者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各以上下四方之色設之而用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左五等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而升壇巳祀方明而

後以會同之禮見諸侯所謂天子乘龍象天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者此舉會同于一時之禮以見也其後槩言禮日于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餘三時之所禮如上儀也古者葢重神事無事相見則不盟有言相見未有不盟者以天地為尊而不瀆故所盟者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而已而先儒以為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誤矣

盟與會本一事其所以異者特歃血不歃血爾會而不

盟者有矣未有盟而不會者也故經有書直會無書直盟有書及盟無書及會會者本相與為好者也雖有為之主者然此欲會而彼不從亦何由合故內會公與內臣皆但言會于某外會但言某會于某而已此記禮會不別內外為志也乃盟則固在其間然必有事焉而後會盟事之所主不可以不別或以會別外或以及別內既以是為辨則盟之言會者非謂會禮謂其合也會一名而有二義或以會禮言則為直會或以聚辭言則為

衆會必有不得已然後會與及參見首止之會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先言及而後言會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同會則以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也黄池之會公會晉侯及吴子先言會而後言及吴晉兩皆霸不可不先晉侯則以公會晉侯而及吴子也至吴鍾離柤向三會又言會乃以狄吴殊之不以序前會為聚辭後會為會禮非春秋之常而學者不曉會盟為聚辭皆謂會而後盟及盟不會而盟夫豈有

不會而可為盟者何必更言會必以會盟為會禮則會伐會圍會救之類亦豈先講會禮而後為乎

直會自不當與會盟及盟同論此學者所以迷而不悟也凡盟未有不會者也會本天子時見諸侯禮之名因其有不協天子為和解故為盟以要之神會本不為盟設也故周官雖有司盟之官而無正盟之禮以為因會而見不得已而正諸侯非所以禮諸侯也是以天子以會為主而因為之盟乃春秋諸侯不特霸主及强國與

之和解蓋有雖然命事而懼其不從者皆盟以固之如是猶有口血未乾而叛者何有于相見之禮乎然盟非會無自而講不得須為會則未有盟而不會者是以諸侯以盟為主而因為之會以盟為主故但書盟要之會盟當與會圍會伐會救等同論不當與直會同論也不然此四者亦當講會禮而後為乎盟會之辨惟在歃血不歃血左氏于虢會云令尹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此不歃血也其後復云三月甲辰盟若是經何以不于

三月盡盟杜預知其失强謂不歃血若是則會爾盟會

左氏且不知況後學哉

盟會之辨度左氏似皆不了意若以為會必有盟盟未必有會者始入經傳公會戎于潛不知其為直會也則曰戎請盟公辭此理或有之故不書盟猶云可也至宋公齊侯衛侯瓦屋之盟經但書盟會自在其間而左氏特出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溫與瓦屋為兩地則瓦屋為無會耶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復云癸丑盟于鄧

為師期夫會盟若一事則雖先會後盟自當止書盟會以盟設自不必書也若會盟為二事則會自會盟自盟雖併日猶當各書豈以前會而包後盟乎此入經之初憒憒自如此故其後凡會多益之以盟亦特言會大抵略同則左氏不特不知經書盟會之義雖當時盟會之事自不能別也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約信曰誓莅牲曰盟此非知禮者之言嘗聞乎春秋而不得其

說者也是四名者皆非諸侯之所得為吾固言之矣則記禮者將以是為先王之禮乎為春秋言之乎以為先王之禮則未聞先王立經陳紀以正萬世而逆取諸侯之僭禮而為之名也以為春秋言之則禮何預于春秋也然則是亦漢初諸侯竊取春秋之所書不知其為僭而妄意以為先王之制而載之禮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禮也

凡盟會征伐以國地者國亦預焉此春秋之成法如隱

書及宋人盟于宿之類是也然亦有即于國外而國無預焉者僖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公在圍則諸侯會于國外宣書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在圍則歸父會于國外也各于事考之則見之矣此春秋之教所以貴乎比事也

劉仲原父論諸侯大夫交政于中國自為會始于北杏自為盟始于惡曹自為同盟始于清丘春秋皆貶而書人學者疑之吾獨取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經

所書雖有凡目而常法之外特見焉者固不必待見其事聞其說而後知之也其屬辭比事固有異乎常文者矣盟會之志皆惡也記公與諸侯盟會可矣而内臣與諸侯會亦記之葢皆有出乎公命者也記内臣與外諸侯盟會可矣而外諸侯有相為盟會者亦記之葢有赴于我者也至于外臣之自相為盟會或出乎其君或不出乎其君或來赴或不來赴魯史不可得而盡考則春秋何用見乎取大略小故皆不著于經而惟紀子帛莒

子盟于密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各一見者魯故也此外以人見者惟前三焉大夫交政于中國則吾固略之矣而獨録乎此者葢以謹始也亦嘗以經考之前乎北杏未見以人書會者至北杏而齊始與宋陳蔡邾四國皆以人見左氏以為平宋亂者初不見其目但以前有宋萬弑捷之事意之者也穀梁以為齊侯宋公以齊非受命之伯而舉衆見疑知其為齊侯矣未見其書人者也公羊不為義而何休以為

徵者徵者之會不志也非小白欲圖霸諸侯未之信而各以其大夫嘗之者歟吾何以知其然前未有人會者而今皆人是其為謹始也前乎惡曹未見以人書盟者至惡曹而齊衛鄭三國皆以人見左氏謂魯以周班後鄭鄭請師于齊齊以衛佐之因為此盟若然鄭當主盟齊不當主盟且皆師何為而書人公羊穀梁無聞而不為義何休獨以為微者微之盟亦不志也非齊狃其富強使其大夫自相與為奸而擅盟者歟吾何以知其然

前未有人盟者而今皆人是其為謹始也前乎清丘未見以人書同盟者至清丘而晉宋衛曹四國皆以人見左氏得其事故目原穀華椒孔達曹人而不知其義故以為恤病討貳而不實其言貶不書卿然宋討貳伐陳則實其言矣何以亦人公羊穀梁無聞亦不為義凡同盟見經十有六未有非諸侯者徹者之盟尚不志況于同盟若以此為貶則餘尚得不貶若以餘為不貶則此安得獨貶非晉狃其強使大夫為好而擅同盟者歟吾

何以知其然前未有人同盟者而今皆人是其為謹始也由是言之春秋豈不有異文而特見者乎邢之盟亦以齊人狄人兩見人矣以其人狄不得不人齊也鹿上之盟亦以宋人齊人楚人三見人矣以宋襄公無德而求霸以自辱于楚不得不人齊楚也若然者義自有在春秋不嫌于同文則徐而察之此三者屬辭比事有灼然其可見者固春秋所謂微而顯者也

有盟有同盟諸侯之見天子六朝覲宗遇者四時而殊

見也會同者非時而衆見也四時而殊見者常也故在廟而不盟非時而衆見者非常也故在國外為宫四門設壇加方明于上天子各于其方之門祀方明而盟焉何以有非時而衆見周官曰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非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朝覲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討不然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廵守諸侯

會于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廵守則合諸侯受命于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禁與政亦盟之以約信故有盟則司儀所謂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而司盟所謂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也周衰王政不行諸侯不協交相為盟不請于天子殺牲載書歃血要之以神而已此凡書盟而不言同者是也自莊公以後齊小白欲圖霸猶未合諸侯也及威令日伸諸侯之從命者亦日衆故請于天子假殷同之

禮而行焉亦將施天下之政以奬王室使諸侯知所重此兩會幽所以始書同盟歟小白死宋襄公欲圖霸亦首爲曹南之役則追小白之志也

同盟之禮始于齊小白蓋方圖霸懼諸侯之未能皆聽已亦將以假天子之令而申之使相與共尊王室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小白于是霸矣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于幽歷十有二年猶用天子巡守之節吾是以知同盟之爲用天子殷見之禮也自是不復再舉蓋霸業已

成天下諸侯皆尊信之不必挾天子以爲重晉重耳溫之會天王在焉而不盟葢欲以已盟之則不可欲使天子盟之則諸侯知其出于重耳未必肯聽故但會而已明年而諸侯之大夫會王人盟于翟泉以尋踐土之盟翟泉在王城之内而不言同盟是時王室微重耳不能率諸侯以朝王而以其大夫請于王而就爲之則亦與諸侯之自相盟者何異又三年而重耳卒故終重耳之世不爲同盟至文之新城趙盾以大夫舉之則與小白

之志異矣自是訖昭之平丘凡十有三盟皆不足言但為僭而已公羊穀梁不知此為竊殷見之禮或謂之同尊周或謂之同外楚者皆誤也

或問楚屈完來盟于師與高子來盟皆以制在二人故不言使雖若罪其專然而春秋之意實善之也故屈完得以名氏見楚前此以夷狄書君臣皆稱人而已至是而始見名氏與中國大夫等其善之固可知也高子中國之大夫也名氏自其所當見故不名而字曰高子如

宋言子哀者其善之亦可知也然晉趙盾納捷菑于邾邾克納亦春秋之所善乃以其尊命不惟不得字又貶而稱人何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春秋無虗加之者也邾内自有君其為國者自若也晉以其所出欲強廢𤕤且使趙盾將軍八百乘而力奪之盾而從命則邾且亂矣能聞邾人之言而去之僅足免過而已則書邾克納謂力可納而不納已足以見美然違君之命而專人國之廢置亦不可行于春秋故貶而人之與之

弗克納者以趙盾言之也奪之而人者以春秋言之也是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高傒之事則魯方亂而不能為國使高傒而不能立僖公則魯之存亡未可知也與邾之自為國者異邾有君吾但不敢亂之魯無君而吾為之定其亂豈可同日而語哉故與屈完皆不言使若內言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者于義之間自不失其為小貶也方齊伐楚使屈完而不能盟齊與諸侯且進伐之齊之勝敗亦未可知其事與魯略同吳子使札來聘

彼但能以禮通中國尚得見名况有利其國乎屈完之名氏猶高子之字見春秋為法者密而為義者深所以垂萬世而不可易也

春秋疾吳常過于楚未嘗秋毫少假之吾固言之矣楚中國有霸吳常過于楚未嘗秋毫少假楚為申之會晉與魯皆不預而楚子得以爵先諸侯以中國猶有晉魯與之敵而罪諸侯之先楚子楚子以爵見者諸侯之爵亦楚之爵葢以狄諸侯也乃吳為鍾離與柤向之會則

魯與晉皆在其間矣若以吳子先諸侯則尚有中國乎吳固不得以爵與人見不可為文終不可使主會故會又會以殊之夫晉為霸主而靡然從夷至春秋而為之殊會何但楚子書爵以愧在會之諸侯晉固無與立于天下矣或曰此三會安知皆吳為主夫會者外為志也內書公會諸侯諸侯固有主會者今書公會諸侯而再言會吳非吳主之而誰乎先言公會自諸侯言之也後言會吳自吳言之也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同盟于柯陵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一月同盟柯陵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此三書皆同文左氏于柯陵言尋戚之盟而戲言鄭人恐乃行成智武子許之盟而還至亳城北亦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是鄭亦預盟也故杜預皆謂伐而書同盟鄭受盟可

知若然柯陵何以不預盟乎戚之盟本以討曹成公獻與亳城北既以伐盟同為一事柯陵不應獨異方伐鄭而遽尋討曹之役此其理自不通比事考之蕭魚之會亦與伐鄭繼書是時鄭背楚而從諸侯則此三書宜皆蒙上文鄭在其間故戲之役不旋踵而楚子伐鄭其情可見矣左氏徒見柯陵六月盟冬書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故以前盟為未服不知亳城北亦先盟之諸侯相繼再伐而後為蕭魚之會蓋成襄之

間鄭往來乎晉楚初未嘗定左氏固云戲之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趨改之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有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不能奪也而鄭人之謀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為固也乃相與伐宋使諸侯來伐我聽命以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由

是言之鄭之乍叛乍服亦豈得已諸侯既不能保之而楚又不可失怵迫而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亦無足怪也

凡諸侯有事前未有見槩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緣陵也兩盟于扈也會于扈也其餘如首止葵丘之盟與救許救徐前已有見而後不目者所謂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左氏于緣陵言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蓋得之矣于扈之始盟則以為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立晉侯以公後

故不書從而爲例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故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則與前自爲兩説至後扈盟則又曰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會于扈無能爲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于扈會曰晉侯蒐于黄父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則合二説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與見于春

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于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與盟何并諸侯而不得目乎此蓋不知貶其不能如約以為不足序而不序故雖無緣陵之有闕扈盟之無能為扈會之無功而于立晉侯之會則疑故復出後會與不與會之說以多求不知盾背先蔑而立靈公以大夫而會諸侯諸侯往而成之是亦其不足序者也夫罪固有輕重春秋凡書未有不舉重者若伐齊而受賂平宋而無功使公與會或及期而至則將恕之乎若以為

不可恕則何必更論公之與否先後此可見左氏之不知經嘗聞其說而不能守故復出已意以臆之則所謂有齊難而不會與後會者皆未必有實附會以成其說也公羊穀梁于此亦皆不能了公羊于前扈會曰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意若以文公之過多諸侯不屑與之盟然何獨于此見之乎穀梁于城緣陵曰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至于扈之前盟但曰略之而已此皆僅知其或然而不能真得經

之旨故其言或得或失而弗盡借乎雖知其然而後別增益為之辭與不知者等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而齊卒叛之戊寅大夫盟而不書其君不序亦以此

春秋考卷二